

长江三部曲之一

沈立作品

袍哥

我国首部展现
船帮历史的作品

长江三部曲之第二部《荒城》2012年中推出

船帮发展跌荡起伏 袍哥人生亦黑亦白
国难当头大义为先 袍哥命运沧桑悲壮

团结出版社



紅船幫

沈立作品

團結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红船帮 / 沈立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5126-0714-9

I. ①大… II. ①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8597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010) 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 (发行部)

(010) 65133603 (邮购)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出版社)

fx65133603@163.com (发行部邮购)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中门辛装订厂

开 本: 170X240 毫米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53 千字

印 数: 3000

版 次: 2012 年 4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5126-0714-9/I · 318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作者序

民国初年，华夏大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

各种社会势力风起云涌，他们挟当年反对满清的余威，纵横捭阖，争权夺利。期间也有一些人由开初的混沌中猛醒过来，愤愤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们或从军继续革命，或投身商海抱实业救国的理想，以期在积弱的华夏杀出一条血路。

已然这个时候世界给中国的时间并不多，世界列强瓜分中国的步伐也在加快，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中国，中国人在艰难的求生……

在相对封闭的四川，历来是袍哥的天下，他们从保路运动开始，登上民间创造历史的舞台，他们虽然在遥远的四川盆地，但是无时无刻不和中原的风起云涌的变革相联系。在那短暂的和平打破之前，他们开放心胸，打通航道，使四川和中原融为一体；在那短暂的和平打破之后，他们包容国家，挺身而出，筑起不屈的长城；成为全国人民的避难所、大后方。

在四川袍哥中间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都是来自贫寒的船工，这些人成为了袍哥中间的一支特殊的力量，他们亦白亦黑，甚至于掌红吃黑；既心狠手辣，又乏善可举；既勾结官府，又团结人民。他们是一群十足的矛盾的人，是那个历史环境下的畸形产物。

他们亦商亦盗，亦鬼亦神；既忠勇可加，又大义凛然。

行走于江河湖海，仗剑于山川平原。他们是平常人，又是武林中人，最终百川归流万流归宗，演绎出一场可歌可泣的人间悲喜剧……

他们是你不曾见过的历史上社会中的另一类人……

前言

公元一八九五年农历乙未（清光绪二十一年）的春天，在四川的渝州府出了件大事，位于长江北面的宋城江北城的东南面的城门突然垮掉了。这个城是与渝州府对应的一座城，又叫小渝州，也叫小重庆。垮掉的城门是江北八座城门的名叫“问津门”的那个门，此门取名“无人问津”的意思。相传是当年造城的宋朝皇帝的堂弟赵二娃取的名字，意思是相对朝天门而言这个也希望接待朝廷使者的门无人问津。

在问津门的边上的悬崖上有一座观音庙，取名“潮音寺”，在寺庙的下面是一条河街，大大小小的买卖人都在这里混饭吃。

这天“潮音寺”的当家人也就是庙祝张驼子（一般中国的小庙没有和尚，由不出家的居士出面打理）正在经堂里小憩，突然看见一道金色的亮光从房梁上缓慢的浸润下来，张驼子的身体好像被捆绑着一样无法动弹，那道金光待灌满全部的房间后，从金光之中慢慢显出一个人形的影像，待张驼子定睛看时发现这个影像与自己庙里供奉的韦陀倒有几分相像，于是减少了几分的恐惧，增加了几分的欢喜，心里暗道：“莫非自己多年的修行就要成功了？”

只见那金色的影像慢慢地长大，停在了张驼子的面前，一个声音从不知道的方向传来，说出来的是一首五言小诗：

三山共两水

浊清会天门

无人问津事

无所问津人

言毕，那道金色的光由屋脊慢慢退去。

张驼子“呀！”的一声转醒过来，原来是一个白日梦。待得低头看自己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是一身大汗，慢慢地站起身才发现自己居然站直了。

可是就在自己站起来的瞬间，只见得大地发生剧烈摇晃，从来不地震的重庆地震了，但是地震的频率和时间都很短，显然也没有造成多大的破坏，因为年久失修的潮音寺也只是在摇晃几下后恢复了平静，倒是把原本已经歪掉的几根立柱扳正了。

但是门外的城门却没有这样幸运，问津门塌了……

问津门垮成了两半，西面残存半截仍然屹立不倒，东面的半截坍塌了，但是没有

塌完，在中间留下了一块条石仍然把东西两半连接在一起，东面的城墙石头已经比较乱了，所以这个城门已经失去了使用的功能，唯有调皮的小孩可以通过。

从此城门的东面就被人们叫作“垮城墙”，西面仍然叫问津门。

潮音寺的张驼子虽然已经不驼了，但是人们仍然叫他张驼子，后来张驼子取废墟上的石头请工匠在问津门的旁边刻下了这首诗的后面两句。

一

前话少说，步入正题。

转眼到了一九一九年，中国也由满清变身为民国。那个一夜成名的张驼子也死了，据说死的时候他非常安详，自己办好了寿衣，告别了一帮的信众，像个老和尚一样坐化了。潮音寺被当时的袍哥组织接收，变成了闻名川江的大红船帮的总坛。

忽一日，大红船帮的总坛来了一个外国人，此人名叫约瑟夫刘，由于传话的小弟不会念那个“约瑟夫”，所以就念成了“于是乎”，而“于是乎”是重庆话“所以”的意思。于是乎这个刘约瑟就被帮里的人称为“于是乎刘”了。

“于是乎”刘是个外国人，但是这个外国人是个中国通，确切地说是个东方文化通。这个人通晓汉语和印度语言，虽然是个基督徒，但是个能读懂佛经的西方人，来中国前在印度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事往中国贩卖鸦片的工作，后来良心发现，辞去了东印度公司的工作，加入到一家航运公司。在上海干了三年后，被派遣来到重庆希望为公司打开由上海通往重庆的航线。

这一天下午就是这样一个“于是乎”来到了位于重庆江北城的垮城墙的大红船帮的总坛。

红门川江的掌门人杨家清，是川江上千号百吨柏木船的大当家，号称可以调动重庆、万县、宜昌的数百条大船，上万船工。其实当年的帮会无形中起到了工会的作用，是底层劳动人民赖以对抗官府以及其他邪恶势力的自发的群众组织，当然有的帮会自己也成为了欺压劳动人民的势力，其间也是鱼龙混杂。

杨家清出身寒门，老家在巴县的长生镇，后来只身一人来到这渝州府混码头。由木船帮的小喽啰做起，一步一步地做到了这个威震川鄂的大红船帮的帮主，娶妻三房，大房早年去世，二房陆氏掌家。三房许氏，是当年满清的一位武学大师的小姐，为人豪爽，有行侠仗义的家风，从小跟随家父练得一身的武艺。许家小姐生得美貌异

常，看上去有一些西亚人的特点，高鼻梁，大眼睛，也许是她的母亲是西域人的缘故，总之看上去就像个洋小姐。美貌的许家小姐唯一的缺憾是无生，天生丽质，武艺超群，却是无后。不过她自己倒是满不在乎，只把大房、二房的四男一女权当己出，不但大加爱护，而且让他们从小练习武功，与二房一起一个主内，一个辅外，把个杨家打理得是张家羨、李家慕。这是杨家清的家事先按下不表。

帮会是旧时代中国社会的必然要产生的现象，至于他们的终极目标在开始都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后来才逐渐演变为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民间组织，当年无论哪党哪派莫不对他们采取既加以利用又防范打击的双重政策。

闲话少说，那个“于是乎”被传话的小弟交割给管事的张麻子引进到中堂的时候，“于是乎”才看清楚这个巨大的大殿的威严。高高的十六柱的大殿上面是雕龙画凤的巨大的横梁，柱与柱之间的距离足有三丈，地面到穹顶的高度达到了五丈，全部是中国古典的斗拱结构，每根柱都是完整的柏木雕成，柱的直径达两尺五，十六根柱一般的大小。柱梁的材料全部取自贵州的原始森林，经乌江放排，然后由木船运到重庆。当年的那个小小的潮音寺已是今非昔比。地下铺砌的是上好的青石，被一班人马打扫得干干净净，正面有三重的帐幔，帐幔后面是帮会的祭坛，坛上摆放着各色的贡品，一幅关老爷关公的画像悬挂正中。前面有两把太师椅，中间一架八仙桌，左右各有四把太师椅并列两厢，帮会的气派在那个年代可见一斑。

“于是乎”不待细看心中暗想：“都说川江帮会气派非凡，看来此言不虚，看这个架势几乎相当于一个小的朝廷”。边看边想边回忆介绍人教的那些暗语与规矩，生怕自己忘记冲撞了帮会的忌讳，那么打开重庆航运大门的任务就难以完成了。

“于是乎”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就在九年前一条德国的货轮，在宜昌雇了两个打渔的渔民准备上行重庆，结果在三峡的崆岭触礁沉没，德国船长在两个渔民的保护下捡回一条命，回到德国后变得疯疯癫癫，嘴里整天念叨：“崆岭、崆岭”。就是这个叫崆岭的礁石，从古至今不知道打翻了多少船。

崆岭其实是在三峡中部的一个转弯处的三个礁石的总称，三个礁石上分别刻有一个字，加起来是“对、我、来”三个字。有谚语云：“青滩泻滩不算滩，崆岭才是鬼门关”，就是讲的这三个礁石。崆岭上行难，下行更难，长江历史上的巨大的江难一半与它有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三个礁石被长江航道管理局炸掉，从此才消灭了这个川江鬼门。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那个差点晕了头的“于是乎”，眯缝着蓝色的眼睛，定睛观瞧正中端坐的那对男女。但见八仙桌的左右分别坐着穿青色罩衣的杨大掌门和穿大红

旗袍的三姨太，起先由于光线较暗没看清楚，当眼睛适应了之后才发现那三姨太虽然穿着中国的旗袍，但是怎么看都是一个西方的女子，“于是乎”完全被这个女人的美貌所迷住了，根本就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就在“于是乎”犹豫踌躇的时候，领路的管事张麻子开口讲话了：“兄弟见面一炷香，阎王路上有人帮。”这是暗语，我们现代的人是听不懂的，这句暗语的意思是，如果是自家的兄弟，那么就在关老爷面前上一柱香，就是共赴黄泉兄弟们也要相互帮助绝不退缩。念完暗语张麻子拿出刚才“于是乎”交给自己的一个巴掌大小的紫檀木的生漆漆就的牌子，上前两步交给杨大掌门。那“于是乎”开始由于目光完全被三姨太所吸引，不及细看那杨家清，这个时候看见张麻子拿出那个木头牌子才想起自己的正事，目光随之转向左面端坐的坛主，只见那雕花的红木太师椅上端坐一人，看上去四十七八岁年纪，阔额方脸豹子眼，不胖不瘦，目光炯炯，满脸的自信与从容，正在认真地阅看那个小小的木牌。阅毕把那个木牌转交给三姨太观看，看见主人这样认真的观看该木牌，“于是乎”这才感到这个小小木牌的重要性，他想起把这个木牌交给自己的董事长查理的那句话：“这个牌子在川江既是你的通行证，又是你的救命符。”看来此言不假。而牌子上面刻的文字就是上面的那两句暗语。

验过暗语，下面的小厮拿来茶水，铺排“于是乎”在客位入座，见面的仪式就算完了。旧时代的帮会其实是比较讲效率的，原因就是这些人都是穷苦人出身，并且都是讲实际的人，身上少有文人的酸腐气息，那些仪式和暗语也仅仅是为了安全而想出来的接头暗号而已，这些组织在当时是处于地下的状态，虽然已经是民国，他们已经实现了反清的目标，但是毕竟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所以那些地下工作的办法就全面地保留了下来。

“不知先生到敝会有何事？”三姨太首先发话。

“尊敬的女士，杨先生，我是受我们太古公司董事长查理先生派遣，来重庆寻求杨先生在生意上的一些合作，我们查理先生让我给杨先生带了点小小的礼物，请一定笑纳”。说完“于是乎”从自己随身的挎包里拿出一个花瓶大的东西，放在桌子上，慢慢地去掉外面的包装，露出里面的一个洋钟来。洋人这些年与中国人打交道已经学会了中国人的交往的方法，也明白了中国人的送礼的习惯。

“客气、客气，”这是杨家清今天见洋人说的第一句话。其实从“于是乎”进到这个大殿的时候，杨家清就一直在认真地观察这个高鼻子的外国人。但是多年的江湖生涯已经让他习惯于不露形于外，并且一般也很少表态，他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关系到帮会很多兄弟的身家性命，所谓江湖险恶也。

那张麻子小心的把那个洋钟传给三姨太，就在三姨太接过钟的时候，那个钟刚好开始报时，随着报时声起，一只报时的小鸟从这个钟里伸出一个头来，报完时那个小鸟自己又回到那个门里去了。在当年这个东西和我们现在的宝马车一样的稀罕，也是很珍贵的礼物，三姨太当然非常高兴，加上她毕竟年纪并不是很大，三十几岁的年纪当然不会有杨家清一般的城府，喜悦之情立刻就写在脸上。

“于是乎”的会见前的功课也是做得很好，那个张麻子自己花在他身上的钱也没有白花。他知道三姨太的首肯自己的事几乎就要实现了，只要有川江帮会的帮助自己开拓重庆以至于全川的航线的计划就算成了。

“所谓无功不受禄，于先生有事尽管直说”，这是杨家清今天会见说的第二句话。

“于是乎”是那种心思极其缜密的人，他知道自己公司的大的机动船如果开到重庆来，那么对现在的船帮的生意一定是有冲击的，这是竞争关系。他必须先将自己的这个目的隐藏起来，不然自己的计划必然要前功尽弃，所以他今天只是婉转地提出了很小的要求。“我们太古航运公司想在贵帮的弟兄中间招募几名工人，充当我们湖北航线的水手，请贵坛主出面具保协调”。

“这件事好办，老张你帮这位兄弟处理一下”。这是杨家清今天会见说的第三句话。

其实这个“于是乎”是小看了这个大红船帮的杨帮主，重庆虽然地处内地但是信息并不闭塞，世界发生的那些翻天覆地的变化杨家清也是有所知晓的。他的第四子杨大远目前正在德国留学，所以他本人对外部世界也有一些了解。他也早有耳闻上海武汉的航运公司非常想把自己的航线延伸到重庆以及更加上游的地方，只是碍于三峡巨大的风险目前无法达到，自己的人对航道的熟悉是自己最大的本钱。这个“于是乎”一到重庆自己的手下就已经发现了这个人在到处打听自己帮会的事务，这些跑江湖的人在这些事情上是非常敏感的。但是目前他要做的是不动声色，他要搞清楚这个“于是乎”的底牌，以便在这个大的变革中让自己的弟兄们不要吃亏，保持自己在川江上的话语权。

管事的张麻子虽然在船帮作管事但是自己并不像其他的那些弟兄一样跑船，他自己在城墙的外边开了一个小饭馆兼茶馆旅馆，平常基本上是做帮里弟兄们的生意，一些货主也喜欢在张麻子的餐馆里喝上两杯，这样就可以打听准确的船期，还可以通过张麻子给船上的当家人行一些好处，以便更好地照顾自己的货物。

这个餐馆、茶馆加旅馆就叫双凉亭。

这天张麻子和“于是乎”从杨坛主的总坛出来后，两人一起来到双凉亭准备喝两杯，正往那双凉亭走的当口，看见由河边走来一个人，远处看这个人走路的速度极快，不一会儿就来到了城门的前面，那“于是乎”定睛一看：但见面前早已站立那人，依然豹子头，与那杨家清一般模样，但是比那杨家清更加的有桀骜之气，对襟衣服外扣一条三寸宽牛皮带，皮带前面的扣子闪作刺眼的白光，手里一对钢球不停地旋转，走路如飞，面色红润，大背头，白底布鞋，一副江湖好汉的派头。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江湖人称“江北鹞子”的杨大勇，杨家清的第二子。

但得思量未尽那个“江北鹞子”已到面前。

“麻子叔叔，今天有什么好吃的？”杨老二平时对这个张麻子是比较不长眼的，但是碍于父亲的威严，与三姨的教育，所以在麻子两个字的后面加上“叔叔”二字以示尊重。

“我、我、我是二少爷呀”，张麻子的口吃不知是真的还是装的，反正有时严重有时又完全没有。

“洋大人于先生准备的福喜（免费吃饭的意思），老弟一起赏光如何”，张麻子知道这个小祖宗只要有好酒喝好牌打就一切好说，那招人的事还得求这个家伙呢。特别是那个杨老三杨大兴对川江航道了如指掌，但是这个人除了听坛主和三姨太的就最听杨老二的，听杨老二的是因为杨老二为人耿直，相对于年纪较小的弟弟来讲江湖名称响亮的哥哥有一些崇拜的心理在里面。“于是乎”这次的目标就是那个杨老三。这个杨老三才是本文的男一号，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我、我、我、我什么？你是二少爷还是我是二少爷？”

“当然你是二少爷嘛，哪个不晓得，你这个重庆、万县、宜昌大名鼎鼎的‘江北鹞子’嘛，你二少爷在重庆跺个脚那个宜昌就要涨三天大水嘛。”

“好！给洋大人一个面子我们到你的双凉亭一醉方休。”张麻子的话把个杨大勇听得心花怒放。

那里吃酒暂且不表，我们回到那个潮音寺。杨坛主与那个三姨太并没有歇着，他们的面前已经集中了几位分舵主，以及杨家的另外两个儿子，他们分别是：大红船帮重庆分舵的舵主刘青山、泸州分舵的舵主赵云龙、万县分舵的舵主李长春、宜昌分舵的舵主姜家武、杨家老大杨大源、老三杨大兴以及师爷常孝全。

说来也巧这个“于是乎”还真有点运气，他来的时候正是总坛一年一度的春聚时刻，也许是张麻子有意安排的这个时候也未尝可知，反正在坛主接见“于是乎”的时候这些人都隐蔽在布幔的后面，只有“于是乎”不知道，他们的谈话后面的人都听得

一清二楚。“于是乎”一走这里的会就开上了。

每年的春聚是帮里的规矩，这几天各个分舵的舵主齐聚在总坛大家共同总结去年的工作，安排今年帮里的事务。帮会与其他的组织除了结构松散一些外没什么大的区别。虽然平时大家各自打理各自的生意，但是帮里的规矩和命令会得到很好地执行。特别是对一些隐秘的活动，一些重大的利益相关的动作，具有极强的组织纪律性。这样才在满清时代那样的高压下面能够坚持下来，后来民国了这种纪律性得到了保留。所以这些帮会实际上是带有一定的政党的意思，并且比那些政党还要团结。

今年的话题不用说肯定是那个“于是乎”了。

“于是乎”的到来让大家必须明白的一件事是重庆开埠以后必然要遇到的事，面对来自外国资本的有力的竞争。现在的情况是顽强地封锁这个天然形成的垄断市场，还是迎接挑战，放进来竞争是难免的，但是就运输业而言，进步当然也是不言而喻的。

尽管杨帮主同意了“于是乎”在帮内弟兄中招募工人，但是，是不是完全地配合“于是乎”的计划他仍然没把握，这件事需要和大伙商量。对当时的大红船帮来讲，这是当务之急的第一头等大事。

会议一开始就分成了两派，两个意见针锋相对。以几个分舵主为一方，希望利用三峡天然的天险继续保持对川江运输的垄断。另一派以师爷常先生和杨家的两个小辈为一派，他们主张与国外的力量合作，利用自己对川江航道的熟悉通过合作让船帮逐步走入现代化的公司制度。

作为帮主的杨家清目前不好表态，他知道几个分舵主是看在船工们的生活的份上，害怕船工失业。如果外国的资本进来，木船帮的生意必然要受到影响，那些除了力气识字不到一斗的船工的生活将更加悲惨。但是世界进步的潮流又是不可阻挡的，运输业的生存不能靠三峡的天然屏障维持太久，积极地迎接挑战是必然的。作为常师爷来讲他是个前清的秀才，后来又读了洋学堂，还留过洋，满清和民国的差都当过，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所以他非常地清楚三峡的天险是不能挡住社会进步的，唯有积极地应对，在自己还掌握主动的时候，谈判出对自己有利的结果才是最重要的。而杨家的小辈特别是老三一开始就是进的洋学堂，而且弟弟老四又常常来信介绍西方的所见所闻，加上年轻人本来对新生事物的接受要容易些，所以当然的站在了同意合作的立场上面。

眼看大家的意见一时半会儿也难以统一，杨坛主也只好暂时不作决定，于是他作了个总结性的发言：“我看大家也不要再争论了，各个分舵的兄弟暂时就不要

参与这件事，我们来个‘摸着石头过河’，先由总坛出面与洋人接洽，看看洋人是什么意思，如果对我们兄弟没有坏处当然好，如果对我们兄弟不利那我们当然不答应。”“我让老张去陪洋人，并且让老二也去目的就是摸清洋人的底细”。

讲完这些话，就表明今天的议事完了。

接下来应该是吃春酒，就是由各个分舵的舵主轮流请客。一般是开会的这些人加上那些在杨家清码头停靠的木船的前后家长参加。由于帮会的各个分舵以及各个船主的经济几乎都是独立的，大家实际上并没有财产上的依附关系，分舵和总坛的经费也是自己解决，分舵也不需要向总坛上交钱财，分舵也无权向各个船主收取钱财，所以也就没有上贡的说法，反倒是总坛经常为分舵垫付一些费用，比如分舵的人员的家属有时来到重庆那么就可以免费地在总坛吃住。当然各个船主也会把自己当地的一些土特产带些给总坛，权当是一种礼尚往来。唯一的好处是由总坛接洽的货物，各个船主必须以低于市价一成的价格承运。当然这一成的利钱每年也不少，总坛会拿出部分来做帮内的所谓公益事业，比如今年总坛就准备把大殿后面空着的几个殿堂整修出来办个私塾，让帮里的孩子也可以认识点字。

吃完春酒就是唱堂会，杨家出钱已经是惯例。

且说那边正在唱堂会，这边的杨家清码头已经是华灯初放，沙滩边停泊的大小木船纷纷点起了马灯，在繁星的照耀下煞是好看。双凉亭里的猜拳行令也接近了尾声，杨大勇看来喝得不少，略带嘶哑的声音也没有刚开始的高亢，那个“于是乎”明显不适应中国四川的烈酒早已经是烂醉如泥，一直用英语在哼哼着谁也听不懂的狗屁诗歌。张麻子见二人也差不多了，吩咐自己的老婆江寡妇让店里的伙计把个“于是乎”连抬带拉地送入客房，然后再叫伙计在城门边叫了一顶滑竿把杨大勇送回家。

店打烊客走主安心，张麻子乘酒兴如猫一般地溜进那江寡妇的房间欲行那事，却不料被那江寡妇一脚重重地踢下床来。

但听得那张麻子哎呀一声坐在了地上，他愣愣地看着江寡妇一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样子，却见那江寡妇厉声地质问劈头就下来了。

常言道雨后的太阳，嫁过人的婆娘，都是毒辣之物。

张麻子的心一下就吊到了嗓子眼。

“给老娘坦白，今天你在‘于是乎’那里得了多少好处？”

张麻子悬着的心一下提到了头顶：“耶，这个狗婆娘够奸猾的，看来老子要出血了。”

眼前的这个白天在店堂八面玲珑笑容可掬温柔体贴的江寡妇，一到夜晚就立刻显

出她母老虎的本性。只见她一手叉腰，一手指向那个跌坐在地的张麻子，杏目圆睁，“给老娘交出来”。

张麻子眼见抵抗是毫无意义的，不得已乖乖地由腰带上慢慢地解下来一个钱袋，掏出一叠银钱，全是银亮银亮的墨西哥船板（一种曾经长期在中国流通的钱币）一只一只地数给了那个“毒物”，共计五十个也。

交出了钱，张麻子便腰杆挺直了，下面的肉杆也挺直了，只见他翻身起来，提枪上阵，免去了一切的繁文缛节，扒去那红色的肚兜，用力地一挺，脑子里立刻充满了满足与自豪。边干着边数数，仿佛要捞回本钱一般。本来也是，这些钱如果嫖妓可以干五十次了。

问津门的石梯一直往下走是一片河滩，河滩是一个回水坨的水流形成的。回水坨的外面是一排三个分别连贯的礁石，把个回水坨包围起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良港。三个礁石分别是：连着岸边的灌口石、中间伸向江心的鲤鱼石、若隐若现的映子石。映子石与鲤鱼石之间有个大约五百米的开口，那里就是进入杨家清码头的入口，一九四九年后杨家清码头改名字为杨家溪。如果是在枯水季节那个映子石露出水面一尺左右，其他时节全浸没在水里，属于季节性暗礁。抗战时候湖北轮船公司的朝霞号就是在这里触礁沉没，那是后话。

平常时间每天在杨家清码头停泊的船只大约十来艘，在多的时候也达到一百来艘，他们或等待货物，或是装卸货物，或者修理船只，反正这里是重庆当年第一繁忙的交通枢纽。

千百年来长江上的运输主力是一种叫柏木船的平底船，遥想当年秦朝大军就是通过这种船、这条水道统一了中国。三国中的诸葛大军，写诗的李太白等都莫不是借道这条黄金水道出夔门而达中原的。这种船的特点是取材容易，四川、贵州大山里高大的柏树是最好的造船材料，加上四川特有的桐油防腐，所以这种船雄霸长江几千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船一般是二百吨左右的吨位，在船的后面有个竹编的小棚，全部的船工都生活在里面，狭窄而闷热。这种一般是运货的船，如果是运客人的船，那么在中间的部位会有专门的木楼，有的还雕龙画凤用红漆涂饰，这样的船一般是达官显贵们的坐船。在长江上只有两种船是红色的，一种是所谓的官船，一种是收浮尸（俗称水大棒）的船，其中缘由作者不得而知。也有一些船专门用来运客人，也有楼阁，但是涂饰就比较简洁，桐油漆就而已。船的中部有一根粗大的桅杆，扯起一面白色的大帆，如果顺风顺水一日行百里没有问题。只有在上水遇到滩涂激流的时候才由船工上岸拉纤，那

三峡纤夫的歌声后来唱遍大江南北，是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杨家的船今天有三艘在港内，三艘都是货船。杨家自己经营的船一共有七艘，今天在家三艘算多的，平时一般只有一艘在港，一般宜昌的航次是三十五天左右，武汉是四十五天左右，这样可以保证每五天有一艘船发出。当然人力加风力的运输方式的时间是得不到保障的，有时六十天都回不来，有时一去就不回。这是杨家的船，如果算上帮会的船那么每天至少会有三艘船发出，所以每天的运力是六百吨左右。

这天阳光明媚，风和日丽，洋人“于是乎”在双凉亭招工的消息在码头的每个角落迅速地传开了，码头上就像炸开了锅一样。年轻的船工们当然比年老的船工们要关心，各种中国式的谣言也是满天飞，有说洋人的大船像皇宫一样的，大鱼大肉随便吃。也有的说洋人很变态，每天要你在船头罚站，还要无端地挨打的，反正不一而言。不过有一点算是说得比较确切的，那就是洋人的确在招工，而且地点就在双凉亭。这一行为打破了千百年来长江上的雇佣方式，一种新的劳动雇佣方式不可阻挡地来到了。

“于是乎”当晚喝高了，当他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睡在一个木板的房间里，房间的摆设相当简单，木头胡床之外就仅仅只有一个洗脸的架子，架子上有一个铜盆，铜盆的边上有一条蓝色的布算作是洗脸帕。一缕阳光由青瓦的缝隙钻了进来，成为一条光柱，刚好直射到“于是乎”的眼睛，他蓝色的眼睛对抗不了这么强烈的光线，有点发晕。

就在他发晕的时候听见一个声音如摇铃般地进来了。

进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双凉亭的女主人江寡妇。

其他慢表，我们单单要交代一下这个江寡妇。此女也算是大户人家出身，虽然不是正房所出但是少年时代也算是无比的幸福。从小读书，笔墨尚工，琴棋书画无不擅长，十六岁时被当时满清的一个满族都统看上被迫做了个小妾。不过那个满人对她倒是宠爱有加，也过了许多的好日子。四川反清后那个满族都统被革命军杀死，她也就成了革命军的战利品，由于帮会在革命前后都给革命军以很大的帮助，所以被革命军配嫁给了红帮的船帮管事张麻子。

本来张麻子应该在她的前面是绝对的主人，他们应该是主仆的关系，但是张麻子被这个女人的姿色和才华所倾倒，所以宁愿自己低三下四的作贱。

这个江寡妇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多的笔墨来交待呢？因为她的特殊经历是具有很大的传奇色彩，可以愉悦大家观众的神经。

眼见那个女人的声音逐渐地进来了，洋人“于是乎”才发现自己其实是一丝不挂

的，昨天自己是如何进屋，如何脱衣，如何上床的自己全然不知。这个不知是十分可怕的，表明自己很长的时间里是完全地受人摆布的，难道是这个女人在摆弄自己？不想则罢，一想洋人“于是乎”的冷汗都下来了。自己身上的钱财倒是次要的，如果被人偷取了令牌那么就麻烦了。

不过洋人“于是乎”很快的就坦然了，他发现那个令牌正在门闩上吊着，显然是没有遗失。

正转念间只听那门“叽嘎”一声开了。

“No, No, No”，由于紧张“于是乎”立刻换成了自己的母语说话。

“漏、漏、漏”，哪里漏嘛。江寡妇推门而入，“于是乎”的如刨猪般的白的刺眼的肉体暴露在那妇人眼前。

“啊！”江寡妇愣在那里了。

不是江寡妇没有见过世面，她也是阅人无数，但是这样明白地近距离地看一个洋人也是很震撼的，特别是那白得刺眼的白色的肌肤，加上洋人特有的黑毛，的确让见过不少男人的江寡妇心剧烈地跳动起来。出于女人的本性江寡妇立刻把目光倒转，在转身的同时捂住了自己的嘴。

江寡妇的这一愣一转一捂连贯而妖娆，从此给“于是乎”留下了永世难忘的回忆，也时常以慢镜头的方式在“于是乎”的脑子里回放，成为“于是乎”挥之不去的美妙梦境。

其实洋人“于是乎”昨天被剥得全身赤裸的事江寡妇是完全不知道的，几个伙计出于好奇想看看洋人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与我们中国人是不是不一样，这才搞出这个恶作剧。

“先生，弟兄们在外面等您”，回过神的江寡妇好像变了一个人，现在说话俨然一个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

这样的说话方式把江寡妇自己都吓了一跳，仿佛这句话根本就不是从自己的口中出来的，而是一个遥远的与自己无关的人说出来的，或者是在遥远的时空传过来的。

洋人“于是乎”面对的尴尬很快就被江寡妇的机智掩盖过去了，江寡妇明白自己如果过分地表现出惊慌那么这份尴尬是不好掩饰的。那江寡妇也非等闲之辈，她知道洋大人不好得罪。

“就、就到，”“于是乎”的心情也已趋于平静。

旋即江寡妇来到大堂，也不动声色，轻描淡写地说：“洋人很快就出来了，大家等一会儿吧”。几个伙计想笑但是又忍住，难受得直打哈欠。

洋人“于是乎”出来后看见满屋子已经坐满了人，大约有五六十人的样子，都是精干的小伙子。在人群的外围是一些无聊的闲人以及一些婆子、妈子、姑子、姨子等。里面的人在喝茶，外面的人围坐着磕瓜子。

“大家好”，洋人在任何时候都是有礼貌的，除了他们派军队来的时候。

刚才还是闹嚷嚷的人群一下安静下来，这种中国式的特有的迎接人的方式让“于是乎”有点不适应，突然百十双的眼睛齐刷刷地投向你并且看人的方式是透骨的。

但是洋人“于是乎”不是一般的洋人，他是见过中国式的场面的，他知道中国人的眼睛必须要迎接，并且不能退却，否则中国人会认为你心虚。

“于是乎”迎着众人的目光像检阅一样环视一周，慢慢地坐在一个中国人刚才站立起来让出来的位置上，这个小动作让“于是乎”明白中国人的心灵之间的最怯弱的那东西，也是很多年地驯化的结果，满清几百年的高压的统治让中国的下层百姓已经丧失了自我，他们在心灵的深处还是跪着的。“于是乎”心里很高兴，他知道这些人一旦成为自己的工人一定能够非常勤劳的工作，他们也没有什么人权可讲，低人权对于资本家来讲绝对是好事。

张麻子看见“于是乎”坐下来了，积极地将自己的凳子往“于是乎”的旁边挪动了一下。然后清清嗓子说：“兄弟们，于先生这次来我们杨家清码头招工是我们坛主首肯的，大家放心，杨坛主发话出来，兄弟们到了洋人的公司要好好地工作，不要丢了我们船帮的脸。我也给洋大人讲好了给大家的工钱不要太低。”后面的话是张麻子加上去的，他之所以能混到管事的地位，这点技巧是必不可少的。揣摩上级的心思，笼络下面的人心，两头讨好是必学的功课。

张麻子欲再讲话，那“于是乎”腾地一下站起来，用行动打断了张麻子的发言，他不想让这个人再讲。

“每人每月银洋十块，管吃管住。”“于是乎”干净利落地把话说完了。

安静的人群立刻就炸开了。

不到一个时辰二十名工人就招募完毕，工人们都很纳闷，怎么洋人只收了二十个人，传说洋人的船很大，二十个人够吗？

杨家清码头的岸边的东面是一面绝壁，绝壁上是蜿蜒的城墙，是问津门的东段，城墙一直延伸到上面的观阳门，观阳门面朝东，所以取名观阳门。

观阳门出去是一个长的下坡，足有好几百步的石梯，石梯的尽头连着一座石桥，取名“三洞桥”，建于清乾隆年间。三洞桥连接着通往下游的旱路，这条路一直通往万县、宜昌、武汉。

在观阳门里面的石壁上散落着熙熙攘攘的人家，靠江吊脚楼，靠山半边楼。其中唯一一户带院子的人家就是川江大红船帮的坛主杨家清的家。这个地方可以俯视整个的杨家码头，长江由西面的朝天门过来在“呼归石”（相传是当年大禹治水时大禹妻子的化生）处与北面而来的嘉陵江汇合然后猛然掉头而下，直接击打在灌口石和鲤鱼石上。洪水季节汹涌的江水漫过鲤鱼石形成非常壮观的滚龙水奇观，不过虽然好看但是却是魔鬼出山，历年不知多少船只葬身于此，吞没了多少船工。

杨家在城墙的后面约十米的地方，面江的大门，可以看见码头与长江。进门是一个紧凑的天井，正面是堂屋，左右厢房，一楼一底合计有房十四间，与总坛相比略显寒碜。

“二十个？”当常师傅（在家里杨家的孩子们叫常师爷师傅）把这个数字说出来的时候，杨家的人都以为他说错了。

二百吨的木船一般需要四十人左右，洋人的船应该大于这个吨位，杨家清原来的心理准备是，可能洋人要招收一百人，没想到只要了二十人。但是常师爷是明白的，洋人的船是先进的蒸汽机船，他们要的也不是拉船的船工，这些船工是去到船上给蒸汽机加煤的。“二十个不是全部的船员”常师爷接着说：“洋人的蒸汽机船一般是在底舱的人多点，就像木船拉船的人多点一样，上面还有水手以及驾驶、引水、大副、二副、三副等，合计人员也在四十人左右。洋人的船有三个重要的角色，最大的当家人是船长，然后机舱有个轮机长，轮机长还是个机械师，然后是大副等高级船员。下面就是听话的水手、加煤等”。说到这里常师爷缓了一下喝了口茶接着说：“看样子洋人的船应该有五百吨以上，他要了二十人加煤按船上四班计算每班五人，这个船应该不小。”

“常叔叔，老四说洋人的船像山一样大，比五层的楼房还高，是真的吗？”杨家老三困惑地问。

“那是说海上的船，到我们长江来的船应该没有那么大，我估计应该是一层楼的五百吨左右的船。”常师爷一贯都非常喜欢这个三少爷，因为这个三少爷性情非常温和，不像老大老二那么的火爆。

当年受四川总督委托挑选出国留学的学童的时候，常师爷当时是主要的管事，原本他就希望选这个三少爷的，可是当时杨家清太喜欢这个孩子了，同时也是希望由这个孩子将来继承家业，师爷就决定把个机会给了老四。杨家清知道老大心眼死，勇而无谋；老二太横蛮，不堪重用；唯有老三好承大业。这些前因后果常师爷都一清二楚。他自己原本是个革命党，革命后看到那些自己的同僚被杀了很多，心里愧疚准备